



THE HOODIE 连帽衫：“不起眼的杰作”

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建筑与设计部资深馆长保拉·安特那利(Paola Antonelli)在一次TED演讲上称连帽衫是一件“不起眼的杰作”。它同回形针、茶包一样，都是被人们忽略了的优秀设计作品。但连帽衫的不起眼不只是因为我们对其习以为常，而是它生来就是属于大众。当代，有一家名叫Champion的公司专门制作棉质连帽衫给运动员保暖。1930年代，在仓库和建筑工地作业的纽约工人为了御寒也开始穿起了连帽衫。再后来，连帽衫的时尚地位在那些白手起家的名人轶事影响下，渐渐得到了提升。它已演变成当今街头潮流的必备单品，而不再是单纯的功能性服饰。以西尔维斯特·史泰龙在1976年电影《洛基》中饰演的Rocky Balboa角色为例，他在电影里跑上费城艺术博物馆的石阶时，身穿的正是灰色连帽衫与运动裤。这个情节据说为连帽衫创造了一段神话，让其在电影粉丝和流行文化之间得到了广泛流传。



1. 建筑大师 David Adjaye OBE 向观众介绍了华盛顿特区非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国家博物馆利用带镂空图案的铜板装饰外墙，来彰显非裔美国人的手工艺发展
2. Prada 基金会正在举办由 AI 研究员兼教授 Kate Crawford 和艺术家兼研究员 Trevor Paglen 策划的展览“Training Humans”



除了名人轶事的影响外，嘻哈文化的诞生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70年代初，嘻哈文化刚兴起，连帽衫在后工业时期的南布朗克斯地位一开始并不高，但那时有很多穿连帽衫的说唱歌手获得了国际上的成功。尽管成名给说唱歌手带来了一定的财富与社会地位，但他们之中很少有人会因此舍弃连帽衫，更多的只是用昂贵的珠宝来点缀自己的造型。从而得知在着装上，富裕与声望并不会改变富人与名流对连帽衫的价值观与忠诚度。连帽衫从不起眼的角色变成权力的象征（或许已经赶超西装的权力），改变了以往上流人士立下的着装要求，并创立了新的穿衣准则。因此，不要再认为科技公司 CEO 穿连帽衫就是他们低调的表现，更不要把这视作他们谦虚自夸的行为。穿连帽衫是说明他们有打破一切常规的意愿，并且向更加位高权重的人看齐。正如安特那利对当下的观察有感而发：“身穿一套西装的人有可能是保镖，而穿连帽衫的人可能是真正有权的人。”没错，现在我们会时常看到媒体拍的照片里名人身穿连帽衫，抬手遮脸，而围在他们身边驱赶狗仔队的保镖却都一个个西装革履。

名人将自己隐藏在连帽衫下的现象，再次证实了连帽衫是一个优秀设计产物，虽然这与它作为权力的象征显然相互矛盾，但实际并非如此。也许连帽衫对生活在互联网时代的我们和过去的劳动者而言，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用来对抗恶劣的天气，但它给人带来的匿名感是在当今社会上越来越稀缺，也是人们也越来越渴望拥有的东西。这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弥足珍贵的。据说在17世纪，女性在与秘密恋人见面时都会穿连帽服装来遮掩自己。因此毫无疑问地，连帽衫或其前身带来的隐秘感在如今更能受到人们的欣赏，尤其是那些没有选择余地的公众人物。而另一群对连帽衫十分欣赏的人，他们

的身份与名人截然不同，他们是要靠匿名来谋生的。由于他们大多是看上了连帽衫隐密性的小混混，因此店主和中产阶级对穿连帽衫的人都很不好看，以至于2005年的一则新闻报道英格兰甚至有一家购物中心禁止任何穿连帽衫的人入内。

标志性服装与回形针和茶包不同的地方在于，人一般在使用或用完回形针和茶包后不会予以它们任何评判，但穿标志性服装的人总会激发部分旁观者揣测他们会是一个怎样的人。当穿连帽衫的人是标志性人物，即名人时，他们就不会激发旁观者的揣测。但如果不是名人的话，旁观者对陌生人的特征解读就会先从他们的着装开始。与那些我们不会穿上身的标志性设计产物不同，标志性服装可以使我们失去个性，以至于连帽衫和西装等等都变成了代名词：就如我们所谓的西服不只是服装本身，而是穿着它的人，这种说法常用于贬义，强调为人死板严谨、墨守成规或对体力劳动无知。同样，连帽衫除了指带有帽兜的运动衫之外，根据《柯林斯英语词典》的释义，它还可以指“穿着连帽衫的年轻人，他们在某些人眼里行为不检，或为犯罪分子”。

当穿连帽衫的年轻人不是白种人时，这种偏见在当下种族观念的影响下可以是致命的，尤其是在美国。2012年，特雷沃恩·马丁(Trayvon Martin)在佛罗里达州被一名社区看守人枪杀，这位黑人少年当时没有携带任何武器，但他身穿连帽衫，因此看上去让人觉得可疑。这起案件在美国与海外皆引起了公众愤怒，许多人因此穿上连帽衫游行，以此抗议反对警察的暴行。艺术家们也没有视而不见，他们将连帽衫作为一种象征或比喻进行创作，例如约翰·埃德蒙兹(John Edmond)拍摄的连帽衫(The Hoods)摄影集。这位摄影师邀请了非专业的模特穿上

他自己的连帽衫，拍摄了一系列背影照。这样，这些人物的面部特征都看不见了，从而强迫观众质疑自己是否心存偏见。该系列作品中有两张目前正在鹿特丹 Het Nieuwe Instituut 博物馆的“连帽衫(The hoodie)”展览中展出，并会一直持续到4月12日。

这场由卢·斯托帕德(Lou Stoppard)策划的展览看似主题简单，实则涵盖广泛，它将连帽衫的图像作为一种媒介来描绘社会政治现象，讲述了连帽衫作为阶级、财富、性别与种族的一种体现，以及保护隐私的工具在运动服、职业服与街头服饰上无论好坏的演变。而人们对连帽衫的欲望就和其它任何被禁的事物一样，有多少人想要拥有它，就有多少人想要抹黑它。的确，我们在许多艺术作品中都能看到像 Vetements、C.P. Company、Rick Owens 和 Off-White 这些设计师品牌的连帽衫，其中由 Bogomir Doring 创作的“连帽衫”艺术装置就把 8000 张载自现有新闻视频与纪录片的连帽衫图像，通过人工智能重新合成各种各样的连帽衫图像。Doring 称这些图像体现了当代媒体给连帽衫树立的“怪诞、离奇与可怕的形象”。与大多数将反文化作为主题的展览不同，这家博物馆在自我认知上没有缺失反向思考，他们在对外的宣传中将其在馆内举办的展览称之为场外项目，因为他们清楚穿连帽衫的人的真实生活不会在馆内上演，而是当我们在馆内漫步欣赏这些杰作时，可能有人因为穿了连帽衫，在馆外某地正面临着惯性思维的毒害。